

《再世遊樂場》手法超現實

紐邁亞編舞刻畫深情

匈牙利劇作家Ferenc Molnár創作的舞台劇《利里庵之再世遊樂場》(Liliom 一九〇九年首演)以超現實手法刻畫出身低下階層，粗獷暴躁的利里庵跟女侍應茉莉坎坷的際遭，相愛的真情，觸動人心。

劉玉華

話說潦倒莽撞，拙於向別人表達情感的利里庵備受生活困境煎熬，滿腔怨憤，深感沮喪。他自覺一事無成，無力養活妻子與快將出生的孩子，遂鋌而走險，跟隨罪犯搶劫途人。豈料事敗，他失手被擒；利里庵一時情急，畏罪自殺。

主角死後回人間見妻兒

他死後在煉獄裏受刑十六載。為了贖罪，利里庵獲准短暫返回人間。條件是——他必須做一件好事。利里庵再次來到生前跟茉莉邂逅的遊樂場，卻只見荒廢的場地和破爛的旋轉木馬。利里庵碰見已長大成人，從未曾與之見面的兒子路易，兩人相見卻不相識。未幾，茉莉也來到遊樂場追憶舊日和利里庵共處的時光，重溫他倆深情相愛的情景。雖然看不到利里庵，茉莉仍能感覺到他就在他自己身旁。

備受推崇的音樂劇《旋轉木馬》(Carousel 一九四五年美國首演)正是根據《利里庵之再世遊樂場》改編而成。自公演迄今，廣為觀眾讚賞。

新一代編舞家克里斯多夫·惠爾頓(Christopher Wheeldon)從音樂劇獲得靈感，編排了一段僅長十五分鐘，感人肺腑的舞蹈——《旋轉木馬(舞蹈版) Carousel (A Dance)》(二〇〇二年紐約市芭蕾舞團首演)，好評如潮，教人對利里庵的故事印象更加深刻。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初，漢堡芭蕾舞團(簡稱「漢芭」)公演其藝術總監兼編舞家約翰·紐邁亞(John Neumeier)依據舞台劇為藍本，編排而成的同名舞劇。漢芭更委約國際知名、曾奪得三屆奧斯卡最佳原創歌曲獎、最佳原創音樂獎及五屆格林美作曲獎的法裔音樂大師米樹·勒格朗(Michel Legrand, 1932-)為舞劇譜寫配樂。

舞劇《利里庵之再世遊樂場》的配樂包含了古典樂曲和爵士樂的元素，由漢堡國家管弦樂團及NDR爵士大樂團(NDR Big Band)同時擔任現場伴奏。

古典樂爵士樂層次分明

「配樂採用兩種層次分明的樂韻實在十分有趣：它們有時候同步演奏，互相和應；有時候分道揚鑣，各自演奏。另外的時候，它們則爭相奏鳴，好像要顯示某種矛盾衝突似的。」紐邁亞在漢堡歌劇院舞團辦公室裏接受訪問，欣然道出他和作曲家合作編創舞劇的情況。

他接着道：「這是一齣新創作的劇目，能夠採用原創的樂曲做配樂，能夠跟作曲家商討樂曲與動律構思、人物塑造的契合，更可邊創作邊修改音樂；令我倍感興趣無窮！」

「委約作曲家撰寫舞劇配樂意味着諸種可能性：協商、修訂樂曲篇幅的長短，以及其他相關的排演要求。我很重視「創造」(Creation)，能夠用上從未聽聞，全新譜寫的音樂去配搭新編排的舞劇，我和作曲家的互動關係很重要。米樹·勒格朗是個非常友善和熱心的人(extremely friendly and extremely enthusiastic person)，

我倆於首演前幾星期，一起確定配樂的編配。」

兩種不同樂韻標誌着塵世與陰間的分別呢？

「唔……基本上，爵士樂曲較多用於呈現「外在的世界」(Jazz is more the outside world)，因劇中很多情節的開展，都在遊樂場內發生。利里庵原本是受僱替遊樂場招攬顧客進場玩樂，騎乘旋轉木馬的募集員(a carousel barker)。大家可以想像爵士樂曲就是有關利里庵的韻律，遊樂場裏的場景聲音都是我們實際能夠「聽見」的呢！」

「古典交響樂韻抒述的則是較內在，較關乎內心情緒的層次(more inner more emotional level of music)。」紐邁亞解釋配樂的特點。

為了營造預期的演出效果，凝聚更強大的藝術感染力，紐邁亞把故事的時代背景改作美國一九三〇年經濟大蕭條的年代，他又把原舞台劇中利里庵回到人間跟女兒露易絲(Louise)相遇，改為與兒子路易(Louis)碰面。紐邁亞說：「我把原劇描述的女兒改成了兒子，皆因在兒子身上，能顯露利里庵性格的某些特質，大家更能看到他年輕時候的模樣。兒子與父親的關係，又可讓我們察覺到利里庵從少年到長大成人期間的渴求、慾望……。我認為兒子和老爸的角色，可發揮並列平行(parallel)的作用。」

「再者，舞劇以利里庵重返人間，在頹垣敗瓦的遊樂場內碰見路易作開始。他欲表示友善，把從天上帶來的一顆星星送給路易，路易拒絕陌生人的饋贈。利里庵頓悟感失望，憤然揮拳怒打路易。」

夫妻陰陽相隔追憶舊情

「茉莉此時來到遊樂場，緬懷過往與利里庵相聚的日子。她和兒子同樣感受到利里庵的拳打，卻恰如溫柔的撫摸，一點也不覺得痛。」

「接下來，整齣舞劇採取從茉莉的回憶出發，開展情節。」運用倒敘手法去強化舞劇的戲劇性效果？

「正是。在劇裏我們經常要處理戲劇性張力(a dramatic tension)。」紐邁亞耐心地解釋。

他接着說：「以故事的結尾作為舞劇的開始，展現一位已身故的父親重回陽間看望兒子，藉着這種安排製造懸疑的效果，促使觀眾思索：「這情景究竟是什麼回事呢？」(We can give a sense of suspense about: "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?")

「此外，大家會看到路易由嬰孩、孩童長成小伙子的歷程，先是茉莉跟幼兒一起，然後她和小男孩同處，接着與開場時登場的年輕人相伴。路易的成長呈現了時間的流逝。要在舞劇演出中說明時光日復日，年復年地過去是一大難題呀！然而，當大家見到孩子長大成人，他就是啟幕時出場的路易，大家便開始明白這些人物之間的關係了！」



▲約翰·紐邁亞(左)指導舞蹈員排練 Holger Badekow攝



▲利里庵(右一)重回陽間，在遊樂場再遇上茉莉(前) Holger Badekow攝



▲《再世遊樂場》演出場刊 劉玉華攝
▼《再世遊樂場》演出劇照 Holger Badekow攝



▲Alina Cojocaru 與卡斯騰·容(後)傾力演出 Holger Badekow攝

卡斯騰·容談飾演利里庵

劉玉華

午飯時段在漢堡歌劇院飯堂跟「漢芭」首席舞蹈員卡斯騰·容(Carsten Jung, 二〇一二年隨團訪港演出《慾望號街車》)見面，他談到演出利里庵的感受：

「飾演利里庵是一項挑戰，但我十分喜歡在整晚演出過程中，逐漸地展現這個人物性格的不同面貌，顯露出他的思緒狀態如何隨着劇情的推進而轉變。」

「約翰(紐邁亞)排演的劇目，通常不會安排舞蹈員純粹為了炫耀高難度的技巧動作而起舞，如連續做卅二個旁腿鞭轉(fouette turns)。他編排的雙人舞，即使舞蹈技巧難度要求不很高，就像《慾望號街車》我演史丹利，史丹利與白蘭琪的雙人舞演完之後，我覺得精疲力竭卻同時倍感美妙(Even when it's not so technically demanding ... you're quite exhausted in a nice way)。身為舞者，我得「消化」整段舞蹈，你懂我的意思嗎？(As a dancer, I have to digest it)」

「事實上，觀眾欣賞「漢芭」的演出，經常會有上述的感覺。散場後，他們回家都得「消化」剛才舞台上看到的場景。不僅是看《利里庵之再世遊樂場》如是，觀看《茶花女》、《尼金斯基》……等劇目，都會有類似的情況，因這些劇目均凝聚了強烈沉重的激情。我們牽領着觀眾跟劇中人物一起踏上旅途，一同經歷角色的悲歡離合。觀眾被各式人物的經歷深深地觸動，就會繼續再到劇院來看我們演出哩！」

「《利里庵之再世遊樂場》裏我和茉莉的雙人舞可說是約翰(紐邁亞)的精心傑作之一，約翰稱之為『長椅雙人舞』(The Bench Pas de Deux)。」

「上半場其中一個場景，茉莉與利里庵在公園長椅相見，他倆靠得很近，大家同時感覺十分良好。兩人都想跟對

方交談，卻欲言又止。

之前，觀眾看到遊樂場的老闆娘妒嫉利里庵對茉莉產生好感，竟驅趕茉莉離場。茉莉知道老闆娘迷戀利里庵才僱用他做旋轉木馬的募集員，她本想跟老闆娘理論，但沒有衝口而出，道破老闆娘的私心。利里庵明知老闆娘視他如情人，才包養他，內心感到既憤恨又無奈；他根本不想靠老闆娘的私情賺取生活費。因清楚自己愛上茉莉，他決定辭掉遊樂場的工作；他向茉莉表白。

雙人舞呈現複雜心情

「此刻，利里庵和茉莉內心有千言萬語，不知從何說起。結果，兩人都沒有說話。這段雙人舞細膩真摯地揭示他倆既想溝通，又不能暢所欲言地互訴心事的複雜心情。」

「舞罷，茉莉坐在長椅上，我躺下把頭倚靠在她的大腿上。」

「下半場，利里庵重返人間。劇終前，他和茉莉、兒子路易及手持大堆氣球的神秘人演出一段四人舞，再現了利里庵生前際遇的某些片段及他們之間密切的關係。他也重溫跟茉莉的長椅雙人舞。雖然茉莉看不到他，仍能感應到利里庵就在附近。茉莉靠近利里庵，並且回憶起兩人共舞的情景。」

「最終，我給了茉莉一個虛幻的吻(我已不能再親吻她)，接着便轉身離去，留下她獨自坐在長椅上。我倆深深相愛，這愛意有點超越凡塵(This love is a bit beyond……)，帶點悲劇性。一切實在為時太晚。」

作者按：漢堡芭蕾舞團將於三月四至六日在上野東京文化會館公演《利里庵之再世遊樂場》。票務及演出詳情可瀏覽相關網頁：www.nbs_or.jp/english/stages/2016/hamburg/liliom.html



▲卡斯騰·容(Carsten Jung)暢談演出感受 劉玉華攝
◀卡斯騰·容飾演利里庵 Holger Badekow攝



周日文化廣場



周日文化廣場